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周元良

助教_臣常循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膳錄監生_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啟

賀勺祕閣啟

楊億

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
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
之祕記辨魯壁之古文克分亥之非榮對鬼神之間

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
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
推慕負屨之所嘉稱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
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
郎之選荐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東求於髦
碩用刊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紉書之選
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
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詆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揖

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潁州曾學士啟

劉筠

伏念編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耻介寵
以趨風甘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
綸曹仍參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
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
富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實繁孰謂鯁生更希殊進誠
以衰門積疊諸寡食貧嚴助豈賦於直廬郝愔願補於

遠郡乘穰守之方閤荷堯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
籥豈期優詔處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
適將叙款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
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啟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
彛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
有翼曩屬先朝違裕臣黨興姦密嘯羣邪陰窺時柄允

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
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
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据榮
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
慝感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諧人協氣雲翔皇朝
電照澄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
渥慰藉良辱毗倚增隆袁安涕洟念深於王室謝傳憂
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來

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
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
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埏鑄

免奉使啟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寶
濟空拳然念顧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
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傑侏之音車
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

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
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
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答胡秀才啟

歐陽修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
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
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

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賈豈期
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
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
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
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
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爭苟
終身之不回雖一肯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
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

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
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啟

歐陽修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
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
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
又擇聰明俊義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閱使
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說無所

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
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
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
菁莪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歟
然而廩重職閒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倖人若
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
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
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

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
有微效奏御之日鳬雁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
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
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
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顛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
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修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

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
倍保寢興企望旄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啟

歐陽修

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大師侍中罷
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
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
之利體貌者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
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籍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

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所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修

修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邱山近蒙睿思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閤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叙違銘之肌膚
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修

修啟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
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
粗有人事加以太暑遂成病軀旦夕之簡方思布款急
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修以衰朽得以
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

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啟

歐陽修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閒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

私殊闕寢興之間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
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
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啟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總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
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通臣以本兵柄部分
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闕於公府承流寢失革
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

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蒸
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倣運無常安遼種寒
盟羌酋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
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
目布焜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
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萬
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庸有待
訂美無倫某適綰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業矜

賀呂待制啟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
官食德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
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
於臧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
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竚追鋒之還至
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
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堦再

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
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啟

宋祁

仰對明綰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
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
應強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晷無治
言狀方撲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深控幽

朔營屯晉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便於事裒衆
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鯁懦再
忝僉俞伏以某官明愬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
收百有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
戎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戍餘卧鼓之息城無早闔
之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
重積日効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入竹
萬箇甘贖罪於曠官埏冶不私帡幪知所

賀參政侍郎啟

宋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其官函德之
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飭民瞻
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咨魁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
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
餘潤赫蹏行下薦笏歡聞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講
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啟

宋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
不償慙伏念祁為術空單稟生厓怯叨華禁署謬藉經
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
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閒州受
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
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
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
然而狙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饑之餘廩帑常乏焉

不克士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
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峙隄於未潰
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
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啟

李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
官直德閔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
綢繆四近扶翊於帷牆之漸啟發睿謨燮熙於鼎飪之

和柔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迭使
以煩士鑒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
兵侵之騷遑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召則民識所從斫
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
眷攸先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
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袞未日疇勲姑以導漢傑之奇
成遲周時之凱入詠王體以為急非私抃之敢謠掃門
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遑賓館之超企戀忻

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啟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麾
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散財乏用薦更臺閣之要久司戶
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
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述閒
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

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
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鈎刀聊施
於一割所憂驚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啟

劉 敞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
如旌搖訊將兩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
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
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罇俎威令被乎夷戎

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戩之詩咸思袞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敞閣於知
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祭戟而無緣仰冀上為
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啟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踈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闡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運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連鈞之化隆作履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微冒寵恩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讒慝之口上答甄銘之私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

聽得究下情頑疎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羽在上惆悵發中臨咎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

古人而固陋顓蒙動則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
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
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
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
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調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職
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
瞻

謝提刑啟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
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
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
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
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
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

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䟽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特次郊闕即趨牆屏其為感喜

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啟

王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誨曰：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勉仕官，聊盡為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偶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

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間苦聽
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
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
將明之材簡在清臬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
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
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啟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

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
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耻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
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
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
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
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於
託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
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邀聞新命竊
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啟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昭懋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啟

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幾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疏
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輓取道阻長繫盛德之
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時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
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
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
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
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

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

王安石

伏以副疆阻閭覲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啟

王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

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
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
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書
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微
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赫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
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溫
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
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

儒碩學以闡廟精祲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
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霏罷能朽踈學
承之迂闇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亡賢知馳騁
之竒偶濫偕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屏
星之車還預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饜已搜
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媿亡
史臣之多聞敢意睠獎之靡遺廼擢瑣涼於非次給北
宮之禮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

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闡之超仍伯氏
詔文之舊豈容單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猷
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啟迪當世
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畯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珉珉
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榱桷而後巧致繆茲舉
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析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
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
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

報敢忘己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啟

蘓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而從宦壯
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
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
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
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

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
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
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
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如
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蓋昭文相
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暘而熙
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

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
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
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苟窮其心則
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賀歐陽樞密啟

蘓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惟國

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
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
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
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
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
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
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

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啟

姚闢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閒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伏念闢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

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朱鹽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祀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而

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顧惟不才輒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網疎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殆匪

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寬仁之厚明保庇之全謂罪雖
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安特蠲深憲俾
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絕
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
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萬物之儻來皆虛心而順受
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啟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
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
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

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
今足下順先典貺裏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
昏事惟以裏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裏不
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答蔡州錢龍圖啟

强 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
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
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紉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實延閣之

真儒力通聖言俛華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
事朝游樂觀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
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啟

强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抃丹衷於皇聖
辰若攷古道繩索朝之遐武敞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
之昭回揭為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
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扈德

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遇某官氣涵渾厚道
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
方司朱邸之裁牋聽禹啟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纘服首
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
盛會弼謬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壺元猷抑輿情之所
跂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擇
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啟

強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俊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孱庸自
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懦衷竊以
陝服以西雍都為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
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
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米驅
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
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
僥慶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

必行存心獎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
短能絕跂於高明寧裨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侍經
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功名庶
幾立身以報知已

代問候程密諫啟

強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牋牒不
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
在廷懿文表世早紓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

樞庭之祕直中外薦厯明哲惟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
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塊
圯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至

祇奉明綬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
加庸品切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朘民而
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名宜職苟
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瘵官有素江淮易任魯靡

寧居金穀主謀恍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介愚寢聞當扈之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修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符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啟

强至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初職事已懼隳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沴之餘顧民力至今

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
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者罷無
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為大
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
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陞最
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
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
徵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效之足求靡尤

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疎訖
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顓聚歛之能兼拊
凋罷之俗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啟

強至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寢昌聚書增廣經
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
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亦
有可觀故裨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

獲非一多受益新名山之藏為空廣內之策加倍而後
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譌繆是以圖書之
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
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
辯雌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厯能宿職安
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至生質晦冥天機黯淺染人偽
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物慨
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邊邑

擢處郊庠經汎為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詒方
柄之譏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
於崔駟賜劍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
士之比肩所貴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
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
瓠落甘觸報聞豈意寵恩橫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清
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失五而
在茲靜言伏思實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帝載幹

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盖曲盡於
所長底是庸虛冒于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勤窹啟
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為修臨淵履冰而申誠桑榆之景
尚冀於晚收管蒯之微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答厚
知

與孫觀文啟

強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
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某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倜儻扶義而濟
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
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聞是故稱子文之
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禰龍章而無
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寓逍
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
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啟

強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六傳之貴保安車賜
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某官全德邁種英猷
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
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
辭台鼎之機任即候服而偃藩貌體之隆固弗遺於黃
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
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庶德竹
帛所載今昔同符跂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

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既

回登州知郡司封啟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
輿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
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鈐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
牘不忘首辱惠存之間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
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官與學敏識峻節孤風得
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

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為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為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為孤拙之庇適臨煬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

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
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
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
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
深者或至於遷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
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
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
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

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軼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

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

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
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
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
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
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

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軼才不迫人少而

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周之業為己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

自今為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啟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

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饁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
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
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
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
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
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
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
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

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

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
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
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
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
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
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
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罷事業三

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
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
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
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
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
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啟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為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
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
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
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
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
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
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

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貴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啟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山川之脉
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候弱
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
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軌流故道然
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
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

蘇軾

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樵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閒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軾敢不服勤薄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鉛少答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
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
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
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揚綰用而淫侈
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
征附馬穢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
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
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

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
於青黃纍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履禁
嚴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
主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
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
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克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啟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
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
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軼衰病侵尋文思
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擣藻之不
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啟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

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
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
克垂涕於墓道昔孺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
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啟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
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
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
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
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
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
不懼舍之則藏惟有清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
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

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啟

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效是繫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盖內揆百工坐弭瘵官之患而外釐四鄙默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具瞻恭惟某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

制作若出閑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發稽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噓枯引望門闌但馳悃悞

賀諫院舍人啟

沈 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才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

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
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
心中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
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
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庶
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
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
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審

諤霜臺耻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咄咄
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
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縉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
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
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
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祇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啟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

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
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
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
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
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
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
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
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

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維夙夜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為己仕益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歧門勿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啟

林希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
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覩顏無措恭惟本朝右文
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
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
髦峻俾資校讐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
錄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
條目積有朽漬寢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

定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之副
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
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卷之
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
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惠意以討
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
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
預集賢之才召踰朞月遽遣閑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

比茲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
令先進諸公必有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
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
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竒字由超走州縣之賤登道家
之蓬山脫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為僥倖徒
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
台衡舊德社稷元勲鴻鈞運乎至和以無棄物菁莪喜
乎樂育罔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

黃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楊雄得久於其中況今簡帙甚繁鉛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譬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啟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之
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
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轍生於遠方
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彊己而力行雖為朝
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
譴生事勢宜爾追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
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竊以
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

不足以仰對言多迂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
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
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
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為知士
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
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
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
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

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
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
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
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
悅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
至

賀河陽文侍郎啟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

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罷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美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周元良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李荃

謄錄監生_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啓

上韓康公啓

程頤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為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
人之實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
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

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
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
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
密宸康之輝光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為
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為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
定親書

程頤

伏以古重大昏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
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

高門以順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
小娘子性質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
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申言定有少儀
物具如別牋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曾肇

審奉詔書改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
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
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為攬轡之行內

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善貸之仁未即
趨風深企德

謝校勘啓

曾肇

叨榮非據循分起羞竊以道有降升得人則舉士之貴
賤繫上所行國家稽古尚賢因能任職尊朝廷以待非
常之豪傑虛館閣以收未試之英材凡預詳延畢歸逆
簡豈容積累輒冒甄升如肇者稟生多艱受性不敏幼
賴母兄之教育長聞師友之緒餘竊玩文辭居有顯蒙

之累欲追時俗故無捷給之材知直道而事人耻曲學
以阿世因緣干祿黽勉入官顧山林獨往之姿乏左右
先容之助分甘流落望絕亨嘉豈圖日月之餘光不見
塵埃之末路濫姓名於冊府尸友教於上庠誦陳言於
新學之前處無用於有為之會每見譏於踈闊愈自信
於行藏迨此歲成亦偕序進此盖伏遇史館相公秉心
豈弟為世典刑樂育人材獎成士類顧惟弱質久玷下
陳徒窺夫子之文章豈識周公之制作蚤蒙收引曲荷

并包致對非之弗遺實陶鎔之有素敢不紉尋舊學尊
信所聞不忤不求肯易終身之守無適無莫庶幾惟義
之從非徒成自愛之私亦以答太公之施

謝中書舍人啓

曾肇

叨居近著與典贊書自顧無堪將何以稱歷觀虞夏商
周之盛則有典謨訓誥之傳肆筆矢言之文是為歷代
之寶豈獨一時之士莫匪聖賢之徒蓋其四海食味別
聲之倫皆知道德之意迨夫王迹既熄流風僅存射父

之作訓辭安于之贊名命猶能稱厥前世行於諸侯至
兩漢之興文章為盛而三王之冊簡牘具存自茲以還
去古彌遠然而誦美陽之誥則文士為之變風讀奉天
之書則武夫至於垂涕蓋以用人之得失繫於斯道之
盛衰豈茲妄庸可備任使如肇者學雖有志材不逮人
聞詩禮之緒餘僅傳糠粕議帝王之制作未及門牆蚤
緣彫篆之科遂齒縉紳之末越從州縣入校圖書鄧高
密之素心止希文學應汝南之自媿驟玷承明歲月屢

遷寵靈寢厚紀三朝之功德書二聖之勲言徒竊食於
太官每覲顏於文陛固盍投身於冗散豈堪廁跡於凝
嚴冒居四禁之聯分押六司之事伶俜弱質從屬車之
清塵蹇淺寡聞參外廷之末議雖云榮耀更積驚憂重
念出自寒鄉幸逢聖代維是一門之內實蒙六帝之恩
舉蒙造化之仁亦賴陶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
教協贊人文構樞侏儒雖小不廢猗苓雖壅有用必收
遂令一介之愚獲出羣賢之後敢不勉進薄技力行所

知潤色乾坤之容辭雖不逮委輸海岳之廣志則有餘
冀收效於毫釐庶酬恩於萬一

回馮如海學士啓

曾肇

竊審擢自南宮進陞東觀增重藩垣之寄允為簪紱之
光伏惟慶慰知府學士賦性中和受材閤郭質直好義
久見推於士林平易近民矧庶明於吏道蘭雖幽而自
媚玉愈久而彌溫騎尉郎潛乏懷鈞之遞直黃門久次
微負弩之榮歸兼是寵光可稱宦達未展及門之慶忽

紆馮允之辭服誼甚高銘心敢怠

賀翰林魯學士啓

陳師道

內翰文大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係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望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

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與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
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謝館職啓

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
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榮
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
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取謗傷之速

丞從引避幾至顛隳褒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痍三
暮之內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
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
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羹吹虀尚慮譴訶之
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悰西屬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
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
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

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璧之光終念波臣為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為國士報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可立

婚書

秦觀

蚤年擁芴嘗趨大丞相之門末路紬書實佐先翰林之事重以世母出於伯姜既事契之久敦宜婚姻之申結敬承佳命增慰夙心

答林學士啓

張耒

伏審光膺宸綽進直蘭堂榮命始行儒林增重竊惟館閣之選蓋待儒學之臣既非典領之權幾於冗散又無議論之責少補絲毫宜非仕者之願居而為一出之所尚蓋學問者君子之事職卑而待之不輕詩書非俗遠所知祿薄而意則甚厚雖厭居寂寞夸者至謂之病坊而脫落等夷亦尉均稱於宰相名既如此人猶貴之而況將相之選踵武相尋祖宗以來掄擇為重故本朝之

寵儒者雖他官必假此名伏惟某官文麗而用長才周而學富父子濟美兄弟有聲行實著於家庭彊濟冠於朝右冠豸彈擊風霜凜然攬轡按行窵竇立解已進登於卿棘復入宜於道山豈專足止之功實示超騰之漸未淮楚晚進場屋後來辱登門牆嘗備官屬當趨風於末坐乃首贊於長牋為禮則勤循分而懼孔鸞同列笑魯鈍之卑飛珠玉藏家騰輝光於貧屋永為好也何日忘之

潤州謝執政啓

張 耒

伏以文章為學者餘端故先王不以經世富貴非人力所制故君子以為在天而況修辭寒賤未涉作者之流趨世濶迂每在衆人之後則其投閒置散薨後跋前在所當然夫復何恨伏念耒羈孤一介憔悴餘生困篳楚者十年追饑寒於斗祿仕已成於漫浪意何有於功名始誤寘於成均復進升於儒館佐東觀之論著頗見舊聞紀先帝之事功遂游藏室擢升右史密侍清光雖儒

學之至榮豈草茅之素望而疾病侵耗心力衰疲分敢
自安義當引去尚叨便郡獲養殘軀靜循此思蓋有所
自茲蓋伏遇某官曲成萬類器使庶工直鑄鏐蒙疾者
未嘗遽廢大梁小桷施之各以其宜致此枵虛未即捐
棄獄訟希簡職事不廢乎詩書山林幽深形骸頗為之
清快庶餘齡之可養幸沉痾之有瘳仰報至恩將必有
在

賀潘奉議致仕啓

張耒

伏審親家致政奉議上還印綬退即里閭已私知止之
安將受永年之福凡居親舊實助忻愉竊以人之多難
在於儒者尤甚壯年講學謂富貴利祿之可期出試多
遺信功名遇合之有命加以歲月荏苒時不待人目顧
簪裳義則當止彼貪冒無耻者率皆優佚而老惟進退
顧義者不免饑寒之憂未餘漢庭之賜金復休故社之
喬木追計官游之廩祿何有一毫復與平生之簞瓢相
從三逕莫非命也謂之何哉伏惟某官與學淵源懿行

金玉久棲遲於末路遂高退於明時清譽益隆多祥有
在來自憐罪戾久困泥塗延企高風但懷景仰

謝解啓

李 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販藥
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道義為已
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五聘而未從或
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愧空文凡應舉覓官
隣於自鬻竇興久廢法禁益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

雄之毅薦行年二十有九蚤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甚拙許國惟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為郎於金馬屢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知己比緣秋試偶爾計偕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卵翼致茲昧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修上副眷予

回永興李待制啓

蔡肇

西鄙宿師視故都為襟要中宸出命藉舊德以鎮臨去

湖山清絕之觀攬闔輔浩穰之會師垣倚重麾幟有光
雖善奏之屢陳諒雅懷之難徇聞齋旃之取道屬驛騎
之按邊但欣覲德之嘉已負修辭之晚敢圖眷與先賜
拊存維謙德之光可以厚俗然等威之制誠不遑安殘
律凝寒修途區薄神明所履福履宜臻將邇趨承更加
調護以體朝家之眷用慰邦人之思

回知河中府宇文學士啓

蔡肇

單車赴治喜並川涂傳舍投間屢煩輿衛屬抗旌之已

遠慙追路之不遑竊承臨蒞之初首辱緘封之賜教條
孚若足見餘材詞義煥然載加厚禮茂惟賢哲休有福
祥恭惟某官抱識清明受材宏博韞以傳經之學發為
華國之文自識拔於先朝久踐揚於要職中外歷試休
顯有稱暫屈遠圖請一麾而坐府即膺寵渥宜三節而
造庭肇此備官實資比賴遂將承教但竊欣愉

與常州廖明略學士啓

蔡肇

蒙鄙之資頑鈍於事寸長尺短素分豈不自知利後責

先涉世蓋常如此衆謹不息公論莫逃自取斥疏尚蒙
全度東南佐郡鄉廬以得為榮飽暖荷恩家人恨降之
晚勿違懷土竊復依仁伏惟某官汪洋之學造微瑰瑋
之文絕衆久推雅量素著直聲早登獻可之班暫輟承
流之寄顧惟蹇薄每辱矜憐賜第西清早忝同升之義
讐書東觀晚叨聯事之榮暨茲索米之窮亦拜指困之
惠坐曹同力暫無畫諾之良旁舍見容儻知歌呼之治
愈降問望即被褒升願言其私預以為念

賀陳復常教授啓

晁補之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遊之良舊私慰喜以居多竊
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進退之失
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以干祿須其出
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禮際則山林長往者
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區區糊名以為公而士惑
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為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
之魚恭以某官行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

泛泛其若鳬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世
之文要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
於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孥
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成山必
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為與行志苟存而
皆可貽賤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倍於儕等

答賀李祥改宣德啓

晁補之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德懿

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帷未省窺園
持竿寧悟流夢其精如此故資之深珠玉蘊含山川輝
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相求心均莫逆并潏
統之何取檄株拘之自留臨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
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
未遑馳慶先辱流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飯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將

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踈末學鄙野
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之功蹭
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克庭之貢謾為入格之遊
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
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
天良愧奔蜂之化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
牧人才盛集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
下客人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

步石渠祕籍頓發見聞惟知反己以自求敢覲因人而
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
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
信曷嘗稱博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蚡安有
本同而末異奚先嘗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
立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
必尸諸命洋然迎餌詎為宓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
公之鶴嘆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

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縻粟以偷安
何罪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直竟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喧囂精神
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來雁
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闕畏罪黽勉赴功入水必濡每憂
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頽雖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
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窮歲已驚於

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
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
池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
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籍長才自非冰鏡無疵權衡
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闇之無堪適選
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
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偃
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

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民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
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休曾未虞
於巨臂不才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昭雪謝執政啓

劉 跋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寃鴻
惟累朝欽慎庶獄匹夫輒讞尚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
可容白黑之眩昨以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謀
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

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樞弗歸毒癘三年一
門垂盡肆龍飛而雲變聿覲見而雪消貌是諸孤首蒙
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
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
錯於羣枉又刊落於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
官房杜在位丙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心以應
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閒戚踈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
惟先正早預官僚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

夢猶託於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霜露所
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弔恤之恩尚闕扶杖
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於
此涕不自收

賀同州侍郎啓

晁詠之

伏審抗䟽中山易符左輔過家上冢榮動鄉邦入境觀
風喜交隣壤光塵在望跂抃載深恭以某官識洞高明
材資英博究觀至理深達於天人遊戲斯文仰參於造

化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故應變則兼文武而有餘惟守道則貫金石而不屈姦謀自寢知汲黯之在朝正色弗回識張公之論事卷舒不失乎正進退愈見其忠弭節藩宣昭三峰而少息秉鈞廊廟冠百辟以高騫詠之固陋無聞羈孤寡與未列韓門之弟子詎先魯國之儒生欣願執鞭庶幾發藥雖精神之每竭顧奔走以無階聽益州之詩獲近陪於歌頌就河東之賦實久待於吹噓翬翬自憐拳拳罔罄

謝永興待制啓

晁詠之

竊階秦牘獲列賓僚素心每違玷始平之屢薦故人獨
賀謂宣州之多賢與有欣榮豈徒感激伏念詠之少知
自信老迄不逢惟嗜書之甚愚更折臂而弗悔自投荒
庫殆欲半生力求田園便期歸老子平之婚嫁未畢西
華之兄弟皆貧坐此艱難猶當黽勉然而施者積久而
既倦貴或易忘而弗酬欲冀一官彌嗟百拙此蓋伏遇
某官慨然以風義自任信乎非權勢可移力拯窮途如

謀已事凡當辟置必欲招徠夫豈徒然曷以稱此惟昔人稱幕中之客豈特專簿書期會之間而君子報國士之知亦以事容悅阿諛為耻窺執事之所以見賜與不悅之所以仰從竊自比於前修要不慙於它日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三